

邓运佳

编著

中国 戏曲 广记

下
册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中国

戏

曲

ZHONGGUO
XIQU
GUANGJI

邓运佳

编著

广记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卷十

清代(上)

卷十 清代（上）

宴会上演《灌口神》

清陈鱣《续唐书·后蜀世家》：“广政十五年……夏六月乙酉，朔，大宴群臣。教坊优人作灌口神坠二龙之象。”
○此即武打戏《灌口神》。与《蜀梼杌》正好互相印证。

灌县演戏用真刀

清徐松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》：“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十日，知益州李士衡言：‘永康军村民社赛，用杆刀为戏，望行禁止。’从之。”
○迎神社赛演戏，用真刀真枪，始于宋代四川灌县。禁止者，害怕假戏真做，制造事端，并非全为艺术。清人记宋事，未详辑自何书。川剧艺诀有：“虚戈作戏，真假宜人。”“虚戈谓戏，弄假成真。”“戏有戏法，真假相杂。”真刀真枪入戏，实不足法。

太常教坊归礼部

清官修《续通典·职官》：“礼部……掌天下礼仪、祭祀、宴飨、贡举之政令。凡典乐教，内而宗藩，外而诸藩，上自天官，下逮医师、膳夫、伶人之属，靡不兼综，任职綦重。成化以后，率以翰林诸臣为之。其由此登公

孤、任辅导者最多。盖冠于诸部矣。”
○明代伶人归礼部，唱戏与礼不冲突。翰林诸臣担此任，更有文彩利戏曲。

宋俗乐承唐后

清官修《续通志·乐略》：“宋承其后，愈趋愈下。朝廷制作之外，悉隶教坊。其疏至使教坊掌大晟雅乐。教坊既盛，于是，淫哇鄙俚之声满天下矣！”
○宋代教坊中流行之歌舞俗乐，乃承唐五代之后。有过之，而无不及也。

和声署即教坊司

清官修《皇朝文献通考·乐考》：“和声署，本前明之教坊司。由各省乐户挑选应差。顾民间耻隶教坊，召募不应。于是改名和声署。……奉銮等官，品秩虽卑，究亦一命之士，岂容污贱之人忝窃？向因教坊名不雅驯，无人肯充，并用世业子弟。今遵上旨：令内务府掌仪司办理。其奉銮等官各名目，应请另定嘉名，以别于旧。”
○清另有升平署，属内务府，专掌宫中演剧之事。实亦为教坊之遗也。

优人颂扬苏东坡

清潘永因《宋稗类钞》卷五：“柳

耆卿、苏长公，各以填词名。而二家不同。当时士论各有所主。东坡一日问一优人曰：‘我词何如柳学士？’优曰：‘学士那比得相公？’坡惊曰：‘如何？’优曰：‘公词须用丈二将军、铜琵琶、铁绰板，唱相公大江东去；柳学士词却着十七、十八女郎，唱杨柳岸晓风残月。’坡为之抚掌。优人之言，便具褒弹。”○优人如此评价，可见颇有文化。清人记宋事，未详所见何书。

明太祖屏去俗乐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洪武……四年六月……谓侍臣曰：‘礼以导敬，乐以宣和。不敬不和，何以为治？元时，古乐俱废，惟淫词艳曲，更唱迭和。又杂以北方之音。甚者，以神祇祀典，饰为队伍谐戏。殊非所以道中和、崇治体也。自今，一切流俗喧晓淫褻之乐，悉屏去之！’”

禁圣贤帝王为戏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洪武……六年二月，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，毋得以古圣贤、帝王、忠臣、义士为优戏。违者罪之。”

明英宗遣散乐工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英宗即位，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。”

诏令子弟习教坊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成化……二十一年七月，礼部言：‘今教坊司乐工，奏《中和》、《韶乐》者，多不谐。而善弹瑟及箜篌、钟磬者殊少。

恐因循失传，渐至《大乐》不备。宜令乐官，选其中子弟于本司演习。每奏乐，二十一人，通用八十四人。又加以四人，共选三百三十六人。如此，庶《大乐》不至废弛。’诏：‘可。’”

都御史不喜科诨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弘治元年，帝耕籍田。教坊司以杂剧承应，间出狎语。都御史马文升，厉色斥去。”○皇帝未吭声，御史太正经。杂剧乃娱乐，何必太认真？

各省精英入教坊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正德三年，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：‘庆成大宴，华夷臣工所观瞻，宜举《大乐》。迺者音乐废缺，无以重朝廷！’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，严督肄之。仍移各省，取艺精者赴京供应。顾所隶，亦猥杂。筋斗、百戏之类，日盛于禁廷。既而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，居之新宅。乐工既得幸，时时言：‘居外者不宜独逸！’复移文天下，取精于诸伎者送教坊。于是，乘传续食者，又数百人。俳优之势大张。臧贤以伶人进，与诸佞幸，角宠窃权矣。”

不准进新声巧伎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嘉靖元年七月戊申，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，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、巧伎进。帝嘉纳之。”○人唯求旧物唯新，何惧巧会与新声？

诏革除诸王乐户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嘉靖四十四年，礼官言：‘诸王府有广置女乐，淫纵宴乐，因而私娶者。’乃诏革诸王乐户。其朝贺宴享，当用乐者，假鼓吹于有司。”○诸王府广置女乐，山西大同婆娘多。且成为“四绝”之一。

隆庆间革协律郎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隆庆三年，革协律郎等官四十八员。万历六年，复设，如嘉靖间制。”○皇帝喜好不喜好，决定教坊要不要。

崇祯皇帝乐有节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上》：“崇祯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敕：‘朕于冬至、正旦、寿节、端阳、中秋及诸大典礼，升殿行礼，方许作乐。其余皆免。’”○崇祯皇帝不能干，不好淫乐可垂范。岁时节庆许作乐，其余皆免忙公干。

庆成宴独用教坊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景泰元年，助教刘翔言：‘明兴以来，礼乐寝备。惟视学释奠，皆不设乐。庆成宴独用教坊供应，有乖雅道。请敕儒臣，推演道德教化之意，君臣相与之乐，作为诗章，协以律吕。如《灵台》、《辟雍》、《清庙》、《湛露》之音，以振厉风教，备一代盛典。’时以袭用既久，卒莫能改。”○戏以载道，振厉风教，确实好。但说起容易，做起难，阻力不小。

拒撰制时俗词曲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弘治八年，命内阁撰《三清》乐章。大学士徐缚等言：‘……郊庙乐章，皆太祖亲制。今使制为时俗词曲，以享神明，褻渎尤甚。臣等于邪说俚曲，素所不习。不敢以非道事陛下！’帝嘉纳之，遂寝前命。”

中和韶乐归教坊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弘治……九年十月，给事中胡瑞言：‘御殿受朝，典礼至大。而殿中《中和》、《韶乐》，乃属之教坊司。岳镇海渚，三年一祭，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。褻神明，伤大体。望敕廷臣，议岳、渚等祭，当以缙绅从事。《中和》、《韶乐》，择民间子弟肄习，设官掌之。年久，则量授职事。’帝以‘奏乐遣祭，皆国朝旧典，不能从也’。”○民间藏龙又卧虎，缙绅未必懂戏曲？一味歌功与颂德，百姓未必都信服？帝不从，未糊涂。

寓教化于娱乐中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嘉靖元年三月，礼科给事中李锡言：‘南郊耕藉，国之大礼。而教坊承应，哄然喧笑，殊为褻慢。古者伶官贱工，亦得因事纳忠。请自今，凡遇庆成等宴，例用教坊者，皆豫行演习。必使事关国体，可为鉴戒。庶于戏谑之中，亦寓箴规之意。’”○演出前，先排练。不能放任“台上见”。

新声代变雅俗杂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廖道南奏：‘古乐不复于今，久矣！自元入中国，胡乐盛行。我圣祖扫除洗濯，悉崇古雅。观《大明集礼》所载，昭如日星。奈何浸淫日久，新声代变。俗声杂雅，胡乐杂俗。而帖滞嚙杀之音，沉溺怪妄之伎作矣！伏愿皇上，昭宣祖训。敕下所司，考雅乐之章，去胡乐之部。凡淫哇之声，妖冶之技，有乱正者，禁之不复用。庶风行自近，而颂声可作。’”○新声代变不足怪，丢弃传统不足法。胡乐自有胡人喜，百花齐放大中华。

郊庙之祭去倡优

清龙文彬《明会要·乐下》：“崇祯十五年，礼部议覆太常寺乐疏云：‘郊庙之祭……今以伶人下贱为之，去古实远。宜令太常仿周、汉意，选舞士，不得仍以倡优充数。’”○郊庙之祭奏雅乐，舞者跳舞歌者歌，今以伶人为贱辈，纯属偏见与邪说。

康熙看戏二十出

清姚廷遴《历年录》：康熙帝到苏州问：“‘这里有唱戏的么？’工部曰：‘有。’立即传三班进去。叩头毕，即呈戏目。随奉亲点杂出。戏子稟长随哈曰‘不知宫内体式如何？求老爷指点！’长随曰：‘凡拜，要对皇爷拜。转场时，不要将背对皇爷。’上曰：‘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！’随演《前访》、《后访》、《借茶》等二十出，已是半夜矣！……次日，皇帝早起。问曰：‘虎丘在哪

里？’‘在阊门外。’上曰：‘就到虎丘去！’祁工部曰：‘皇爷用了饭去。’因而，就开场演戏。至日中后，方起驾。”○见《清代日记汇钞》。康熙看戏二十出，当是苏州老昆曲。一切按照民间演，不用宫规乱约束。凡拜要对皇上拜，优伶一时记不熟！

康熙选优进内廷

清王载扬《书陈优事》：“圣祖南巡，江苏织造臣以寒香、妙观诸部承应行宫，甚见嘉奖。每部中各选二三人，供奉内廷。命其教习上林法部，陈特充首选。”

陈姬弋腔《红梅记》

清冒襄《影梅庵忆语》：“辛巳早春，余省觐去衡岳。由浙路往，过半塘，讯姬，则仍滞黄山。许忠节公赴粤任，与余联舟行。偶一日，赴饮归。谓余曰：‘此中有陈姬某，擅梨园之胜，不可不见！’余佐忠节，治舟数往返，始得之。其人淡而韵，盈盈冉冉……是日，燕弋腔《红梅》。以燕俗之剧，咿呀啁哳之调，乃出之陈姬身口，如云如岫，如珠如盘，令人欲仙欲死。”○原书未分卷。本忆董小婉，泼墨写陈姬。奇哉又怪哉！观戏把情移？此陈姬者，疑是江南名妓陈圆圆也。其擅梨园之胜者也。兼唱昆腔与北弋，字正腔圆颇稀奇。观者如醉又如痴，梨园几人能匹敌？

中秋新演《燕子笺》

清冒襄《影梅庵忆语》：“秦淮中秋日，四方同社诸友，感姬为余，不辞盗

贼风波之险，间关相从。因置酒桃叶水阁。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，寒秀斋李夫人，皆与姬为至戚。美其属余，咸来相庆。是日新演《燕子笺》。曲尽情艳。至霍华离合处，姬泣下，顾、李亦泣下。一时才子佳人，楼台烟水，新声明月，俱足千古。”

《长生殿》传情去秽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自序》：“余览白乐天《长恨歌》，及元人《秋雨梧桐》剧，辄作数日恶。南曲《惊鸿》一记，未免涉秽。从来传奇家，非言情之文，不能擅长。而近乃子虚乌有，动写情词赠答，数见不鲜。兼乖典则。因断章取义，借天宝遗事，缀成此剧。凡史家秽语，概削不书。非曰匿瑕，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。”○此序作于清代康熙己未仲秋，即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秋。康熙二年昆曲已入川。后西川数见演此剧。但不知西川当时所演，优伶是苏人？是川人？声腔是昆曲？是川昆？或是高腔？

《长生殿》十年三稿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例言》：“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，谈及开元、天宝间事。偶感李白之遇，作《沉香亭》传奇。寻客燕台，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，因去李白，入李泌辅肃宗中兴，更名《舞霓裳》。优伶皆久习之。后又念情之所钟，在帝王家罕有。马嵬之变，已违夙誓。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、明皇游月宫之说，因合用之。专写钗合情缘，以《长生殿》题名。诸同人颇赏之。乐人请是本演习，遂传于时。盖经十余年，

三易稿而始成。予可谓乐此不疲矣！”○十年磨一戏之实例也。

《长生殿》源《长恨歌》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例言》：“史载杨妃多污乱事。予撰此剧，止按白居易《长恨歌》、陈鸿《长恨歌传》为之。而中间点染处，多采《天宝遗事》、《杨妃全传》。若一涉秽迹，恐妨风教，绝不阑入。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。今载《长恨歌》、《传》，以表所由。其杨妃《本传》、《外传》及《天宝遗事》诸书，既不便删削，故概置不录焉。”

一部闹热《牡丹亭》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例言》：“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：乃一部闹热《牡丹亭》。世以为知言。予自惟文采不逮临川，而恪守韵调，罔敢稍有逾越。盖姑苏徐灵昭氏，为今之周郎。尝论撰《九宫新谱》，予与之审音协律，无一字不慎也。”

舒凫更定《长生殿》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例言》：“囊作《闹高唐》、《节孝坊》诸剧，皆友人吴子舒凫为予评点。今《长生殿》行世，伶人苦于繁长难演，竟为伶辈妄加节改，关目都废。吴子愤之，效《墨憨十四种》，更定二十八折。而以虢国、梅妃，别为饶戏两剧，确当不易。且全本得其论文，发予意所涵蕴者实多。分两日唱演殊快，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，勿为伶误可耳。”

义崇雅而情写真

清洪升《长生殿·例言》：“是书义取崇雅，情在写真。近唱家改换，有必不可从者。如增虢国承宠、杨妃忿争一段，作三家村妇丑态，既失蕴藉，尤不耐观。其哭像折，以哭题名，如礼之凶奠，非吉祭也。今满场皆用红衣，则情事乖违。不但明皇钟情不能写出，而阿监、宫娥泣涕，皆不称矣！至于舞盘，及末折演舞，原名《霓裳羽衣》。只须白襖红裙，便自当行本色。细绎曲中舞节，当一二自具。今有贵妃舞盘学院纱舞，而末折仙女或舞灯、舞污巾者，俱属荒唐，全无是处。”

《长生殿》戏文本事

清舒鳧《长生殿·序》：“南北曲之工者，莫如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矣。世既目《西厢》为淫书，而《尧山堂杂记》又谓《琵琶》属刺王四、不花，重诬蔡氏，此皆伎刻之论。夫则诚感刘后村诗‘死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争唱蔡中郎’而成。牛、赵名氏，自宋人弹词已然。岂高臆造哉？余友洪子昉思，工诗，以其余波填南北曲词，乐人争唱之。近客长安，采摭天宝遗事，编《长生殿》戏本。芟其秽嫚，增益仙缘。亦本白居易、陈鸿《长恨歌》、《传》，非臆为之也。”○《传》，指陈鸿《长恨歌传》。此言“刘后村诗”，误。实应为陆游诗。

《长生殿》更新词场

清舒鳧《长生殿·序》：“元剧如《汉宫秋》、《梧桐雨》，多属天子钟情，而南曲绝少。每以闺秀、秀才，剿说不

已。间及宫闱类，如韩夫人、小宋事。数百年来，歌筵舞席间，戴冕披袞，风流歇绝。伶玄序《飞燕外传》云：‘淫于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’汉以后，竹叶、羊车，帝非才子。后庭、玉树，美人不专。两擅者，其惟明皇、贵妃乎？倾国而复平，尤非晋、陈可比。稗畦取而演之，为词场一新耳目。其词之工，与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相掩映矣。”

西川数演《长生殿》

清舒鳧《长生殿·序》：“昔则成居栎社沈氏楼，清夜按歌。几上蜡炬二枝，光忽交合，因名楼曰瑞光。明太祖尝称《琵琶记》如珍玉百味，富贵家不可阙。然则诚以‘不寻宫数调’自解，韵每混通，遗误来学。昉思句精字研，罔不谐叶。爱文者喜其词，知音者赏其律。以是传闻益远。畜家乐者，攒笔竞写，转相教习。优伶能是，升价什百。他友游西川，数见演此。北边、南越可知已。是剧虽传情艳，而其间本之温厚，不忘劝惩。或未深窥厥旨，疑其诲淫，忌口滕说。余故于暇日评论之，并为之序。”○康熙时，西川演此剧，定非原唱。但为川昆乎？高腔乎？有待通人考证。

《长生殿》生死深情

清徐麟《长生殿·序》：“稗畦洪先生，以诗鸣长安。交游燕集，每白眼踞坐。指古摘今，无不心折。又好为金、元人曲子。尝作《舞霓裳》传奇，尽删太真秽事。予爱其深得风人之旨。岁戊辰，先生重取而更定之。或用虚笔，或用仄笔，或用侧笔、闲笔，错落出之，以写两人生死深情，各极其致。易名曰

《长生殿》。一时朱门绮席，酒社歌楼，非此曲不奏，缠头为之增价。”

项生扮演杨玉环

清厉鹗《樊榭山房文集·书项生事》：“项生，故吴产。曾隶江淮大吏某家乐部，令习《长生殿》新声，为杨玉环。凡饰歌舞具，金绘锦翠，珠珰犀珀，刻意精丽。至玉环缢后，明皇泣玉环像，则令好手雕沉水香，肖项生像，傅以脂粉，饰之如生。后大吏竞以贿赂，项生流落，鬻歌以食。”

家伶搬演《长生殿》

清王友亮《双佩斋集》记“季、亢二家”事：“国初巨富，有‘南季北亢’之称。……亢氏先世，得李闯所遗辎重起家。康熙中，《长生殿》传奇初出，命家伶演之。一切器用，费镪四十余万两。他举称是。”

南洪北孔足并立

清李慈铭《荀学斋日记》：“洪稗畦《长生殿》传奇，鬻演科白，俱元曲当家。词亦曲折尽情，首尾完密，点染不俗。国朝人乐府，惟此与《桃花扇》足以并立。其风旨皆有关治乱，足与史事相裨。非小技也。”

光绪禁内城戏园

清李慈铭《荀学斋日记》丙集上：“光绪七年闰七月七日《邸钞》。上谕：丁鹤年奏：内城茶园违禁演戏，请飭严禁一摺。据称，内城丁字街、什刹海等处，竟敢开设茶园，违禁演戏，殊属不成事体。著步军统领八旗都统，即行查

明严禁，毋稍宽纵。”○上谕后有说明：“什刹海演剧，恭邸子贝勒载澂为之。以媚其外妇者。大丧甫过百日，即设之。男女杂坐，内城效之者五六处，皆设女座。近闻采饰鬻演，一无顾忌。载澂与所眷，日微服往观。惇邸欲掩执之，故恭邸谕指鹤年疏上，即日毁之。外城甫开茶园，一日而罢。”贝勒载澂媚二奶违禁观戏乐乎哉！恭邸怕担父之过，自导自演免祸灾。

不让优人乱删削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凡例》：“各本填词，每一长折例用十曲，短折例用八曲。优人删繁就简，只歌五六曲。往往去留弗当，辜作者之苦心。今于长折止填八曲，短折或六或四，不令再删故也。”

不让优人添说白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凡例》：“旧本说白，止作三分。优人登场，自增七分。俗态恶谑，往往点金成铁，为文笔之累。今说白详备，不容再添一字。篇幅稍长者，职是故耳。”

上下场诗不集唐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凡例》：“上下场诗，乃一出之始终条理。倘用旧句俗句，草草塞责，全出削色矣。时本多尚集唐，亦属滥套。今俱创为新诗，起则有端，收则有绪。著往饰归之义，仿佛可追也。”

脱悲欢离合俗套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凡例》：“全本

四十出。其上本首试一出，末闰一出。下本首加一出，末续一出。又全本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。有始有卒，气足神完。且脱去悲欢离合之熟径。谓之戏文，不亦可乎！”

《桃花扇》呈送内府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本末》：“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莫不借钞，时有纸贵之誉。己卯秋夕，内侍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。予之缮本，莫知流传何所。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，午夜进之直邸，遂入内府。己卯除夜，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，即索《桃花扇》为围炉下酒之物。开岁灯节，已买优扮演矣。其班名金斗，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，名噪时流。唱《题画》一折，尤得神解也。”

《桃花扇》快意伤心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孤吟》第二十一折：“（内问）老相公又往太平园看演《桃花扇》么？（答）正是。（内问）昨日看完上本，演的如何？（答）演的快意，演的伤心！无端笑哈哈，不觉泪纷纷。司马迁作史笔，东方朔上场人。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，人情遮盖两三分。”

用弋阳腔唱北曲

清孔尚任《桃花扇》第四十出《余韵》：“（净）那时疾忙回首，一路伤心。编成一套北曲，名为【哀江南】。待我唱来！（敲板唱弋阳腔介）俺樵夫呵！【哀江南】【北新水令】：‘山松野草带花挑，猛三抬头，秣陵重到。’……”○此处唱弋阳腔，乃是剧情之需要，既用

弋阳腔唱北曲，显然已非老江西之弋阳腔，而应为清初之“北弋”耳。

秧歌忽被金吾革

清孔尚任《燕九竹枝词》：“秧歌忽被金吾革，袖手游春真可惜。留得凤阳旧乞婆，漫锣紧鼓拦游客。”○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。《燕九竹枝词》为九人合集。系康熙癸酉（1693）袁启旭刻本。

他家吹唱般般有

清孔尚任《燕九竹枝词》：“七贵五侯势莫当，挨肩都是羽林郎。他家吹唱般般有，立马闲看捋戏场。”

太行西有昆山腔

清孔尚任《西昆词》：“太行西边尽边声，亦有昆山乐部名。扮作吴儿歌【水调】，申衡白相不发明。”○此咏太行山以西者，乃山陕地区也。所唱昆曲乃“山昆”，因非正宗故无名。

乱弹曾博翠华看

清孔尚任《平阳竹枝词》：“乱弹曾博翠华看，不到歌筵信亦难。最爱葵娃行小步，氍毹一片是邯郸。”○乱弹并非乱弹，有腔有调亦堪观。秦腔自有秦人喜，地方戏曲地方怜。

秦声秦态最迷离

清孔尚任《平阳竹枝词》：“秦声秦态最迷离，屈九风骚供奉知。莫惜春灯连夜照，相逢怕到落花时。”○秦声秦态秦人爱，乡土感情天生来。川腔川调亦如此，老夫从小乐乎哉！

雍乾云南尚昆曲

清倪蜕《蜕翁文集·戏为举业文题词》：“去年夏，客建宁，见村优演剧。始而憨童娶妇，继而黠女潜逃。或诱于逆旅，或窃于户庭，或乞而舞。秧歌稻鼓，楚争秦鸣。其将卒也，瞎雄乞牝，鬻而下场。询之识者，曰：‘此春风一笑也！’夫时所尚者，昆调也。抑扬尽致，固有余妍。然而依样葫芦，千人与之，邪许之声相似也。是以死煞排场，略无变换，反不如折扬皇荂，不伦不类，有足令人当‘春风一笑’者。”○倪氏，松江人。雍、乾间，落籍昆明。文集末署乾隆七年。本文所写，为云南曲靖村优，所演唱之秦腔、楚调。雍、乾云南尚昆曲，秦腔楚调也传入。还有川腔枳阳腔，滇剧吸纳更成熟。

女儿相将小姑戏

清孙廷铨《颜山杂记·风土岁时》：“十六日，女儿相将作小姑戏。”○孙氏，字伯度，又字枚先。益都人。明代崇祯庚辰进士。入清，授河南府推官、吏部主事、秘书院大学士等。此记正月十六日风俗。小姑戏者非戏曲，乃为老鹰捉小鸡之类游戏。

女儿家作秋千戏

清孙廷铨《颜山杂记·风土岁时》：“清明……女儿家作秋千戏。”○秋千戏者打秋千，不分宫廷与民间。《做文章》中【柳青娘】，花花公子徐子元：“好一个艳阳天，有个女儿打秋千。上要蹬得圆，一扭一转，一扭一转，扭得她的手儿酸！”

微言终将成戏论

清孙廷铨《颜山杂记·风土岁时》：“丧家竞作佛事，道、释竞御箏弦。或曰：‘此亦天乐，须有。《楞严经》曰：辟如琴瑟、箏篴、琵琶，虽有妙音，若无妙指，终不能发。故天王帝释，执此不废也！’此虽微言，终成戏论。”○微言不是戏言，戏论也非论戏。丧家佛事道场，娱尸早已成俗。

钟鼓司演《打稻》戏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上：“乐成殿……明宣宗游历处也。……后改殿为‘无逸’，亭曰‘幽风’、曰‘省耕’。每岁秋成，有《打稻》之戏。驾幸无逸殿，钟鼓司扮农夫、饭妇及田畈，官吏征租、交纳词讼等事。亦知稼穡艰难之意也。”○高氏，清康熙甲子，官侍讲学士。原书未分卷。此记明代戏事。

武宗宠信黑老婆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腾禧殿，在旂檀寺之西。……明武宗西幸宣府，悦晋王乐妓刘良女。姿容婉丽，善讴，遂载以归，居腾禧殿。饮食起居，必与之偕。南征，亦随行在。武宗每纵猎，辄以刘姬谏而止。兼有驰马失簪一事，《实录》备载之。俗呼为‘黑老婆’。”○此所记为明代戏事。《实录》者，《明实录》也。武宗宫妃多多，尤为宠信“黑老婆”。刘姬婉丽心不黑，敢于进谏敢于说。

烟花少妓妙歌舞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腾禧宫废址。……绿窗朱户早荒废，犹说武皇西幸时。轻装小队趋雁塞，土牛彩仗陈春嬉。烟花少妓妙歌舞，银箏羌管声参差。夜阑神女入幽梦，冰簟腻滑凉沁肌。……”○此所记为明代戏事。武皇者，明武宗也。武宗西幸晋王府，烟花。妓妙歌舞。风流天子爱风流，游龙戏凤孰敢阻？

玉熙宫内学宫戏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……御玉熙宫。神宗时，选近侍三百余名，于玉熙宫学习宫戏。岁时陛座，则承应之。各有院本，如《盛世新声》、《雍熙乐府》、《词林摘艳》等词。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玉熙宫内学宫戏，挑选近侍三百余。《盛世》、《词林》与《雍熙》，实为院本与杂剧。

御制四景玉娥郎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又有《玉娥儿》词，京师人尚能歌之，名《御制四景玉娥郎》。严分宜《听歌〈玉娥儿词〉》诗云：‘玉娥不是世间词，龙舰春湖捧御卮。闾巷教坊齐学得，一声声出凤凰池。’注云：‘上命阁臣应制作也。’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

雅俗共赏过锦戏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他如过锦之戏，约有百回。每回十余人，不拘浓淡相间，雅俗并陈。”○此

记明代戏事。

深宫杂剧观世情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又如杂剧、古事之类，各有引旗一对，鼓吹送上。所扮备极世间骗局、俗态，并拙妇、呆男及市井商贾、刁赖、词讼、杂耍诸项。盖欲深宫九重之中，广识见，博聪明，顺天时，恤民隐也。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皇上王子居内廷，养尊处优体不勤。宫中杂剧过锦戏，寓教于乐观世情。

水嬉制作和演出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水嬉之制，用轻木雕成海外诸国及先贤、文武、男女之像。约高两尺，彩画如生。有臀无足，而底平。下安卯杓，用竹板承之。设方木池，贮水令满。取鱼虾、萍藻实其中，隔以纱障。运机之人，皆在障内游移转动。一人鸣金，宣白题目，代为问答。惟暑天白昼作之，以销长夏。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

苑内水嬉金傀儡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明愍帝每宴玉熙宫，作过锦、水嬉之戏。一日宴次报至汴梁失守，亲藩被害，遂大恸而罢。自是不复幸玉熙宫矣！吴伟业《琵琶行》有云：‘先皇驾幸玉熙宫，凤纸金名唤乐工。苑内水嬉金傀儡，殿头过锦玉玲珑。一自中原盛射虎，暖阁才人罢歌舞。插柳停杨掐素手，箏烧灯罢击花（奴）鼓。’盖指此也。迨入我朝，遂废不治。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疑此引吴氏诗中，“奴”字为

衍文。

乐舞生衣用生绢

清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卷下：“承运库，职掌浙江、四川、湖广等省黄白生绢，以备钦赏外藩，并内官冬衣、乐舞生净衣等用。”○此记明代戏事。宫中乐舞生，净衣用生绢。四川与湖广，进供年复年。赏外作礼品，赐内以防寒。

僧众沿门唱佛曲

清黄叔敬《台海使槎录·习俗》：“四月八日，僧众沿门唱佛曲，人赠以钱米。”○台湾风俗同大陆，僧众沿门唱佛曲。不少佛曲皆入戏，神仙道化最突出。【佛句子】与【金字经】，【金娥神】又【大和佛】。南戏高腔和昆剧，拜佛诵经不可无。

优人演剧以为乐

清黄叔敬《台海使槎录·习俗》：“七月十五日，亦为盂兰会。数日前，好事者醵金为首，延僧众作道场。……沿街，或三五十家为一局，张灯结彩，陈设图画、玩器，锣鼓喧杂，观者如堵。二日事毕，命优人演剧以为乐。谓之‘压醮尾’。月尽方罢。”○七月十五盂兰会，寺庙演戏扬佛法。日夜搬演《目莲》戏，观者如堵任喧哗。两岸风俗皆如此，同源同祖同中华。

善观戏者重形神

清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：“凡天下乐事，而有肉体与精神之别。即以观剧论之，袍甲雄艳，仪彩光丽，所以悦目

也。丝竹壮逸，歌讴和婉，所以悦耳也。然皆肉体之快乐也。故善观剧者，必求其形神入化，动合自然，音韵流荡，发于天机，而后满吾之所欲。何也？不如是，不足为精神之快乐。”○善观戏者重形神，形神入化剧中人。悦目悦耳多天赋，演谁像谁谙剧情。“活关公”又“活孔明”，“活”字贵在精气神。

妓家之特殊称谓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妓家仆婢称之曰‘娘’，外人呼之曰‘小娘’。假母称之曰‘娘儿’。有客，称客曰‘姐夫’。客称假母曰‘外婆’。”○余氏，字澹心，一字无怀。福建莆田人。明亡入清之文学家。故有归于明代者。本书原未分卷。戏曲舞台多美妓，《绣襦》、《归舟》、《梁红玉》。行行都有行业语，称谓必须要牢记。

乐户统于教坊司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乐户统于教坊司。司有一官以主之。有衙署、有公座、有人役、刑杖、签牌之类。有冠有带。但见客，则不敢拱揖耳。”○乐户统于教坊司，设有一官专主之。违法违规遭刑杖，见客作揖必怒斥。

梨园搬演声九霄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妓家各分门户，争妍献媚，斗胜夸奇。……入夜……梨园搬演，声彻九霄。李、卞为首，沙、顾次之。郑、顿、崔、马，又其次也。”

以登场演剧为耻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教坊梨园，单传法部。乃威武南巡所遗也。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场演剧为耻。若知音密席，推奖再三，强而后可。歌喉扇影，一座尽倾。主之者，大增气色。缠头助采，遽加一倍。至顿老琵琶、妥娘词曲，则只应天上，难得人间矣！”

南巡法曲谁人问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虞山钱牧斋《金陵杂咏绝句》中……‘顿老琵琶旧典型，檀槽生涩响零丁。南巡法曲谁人问？头白周郎掩泪听’。”

旧曲新诗压教坊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虞山钱牧斋《金陵杂咏绝句》中……‘旧曲新诗压教坊，缕衣垂白感湖湘。闲开闺集教孙女，身是前朝郑妥娘’。”○皇帝梨园子弟散，从此教坊接班难。父传子兮母传女，不为前途只为钱。今日名角胜教授，昔日旧貌换新颜。

梨园往事泪沾裳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新城王阮亭《秦淮杂诗》，中有二首云：‘旧院风流数顿、杨，梨园往事泪沾裳。樽前白发谈天宝，零落人间脱十娘。’……”○梨园往事泪沾裳，只因难逢唐明皇。见人都要矮三分，愧对祖宗与爹娘。

尹子春演《荆钗记》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尹春，字子春。……专攻戏剧排场，兼擅生、旦。

余遇之迟暮之年，延之至家演《荆钗记》。扮王十朋，至《见娘》、《祭江》二出，悲壮淋漓，声泪俱进，一座尽倾。老梨园自叹弗及。余……因赠之以诗曰：‘红红记曲采春歌，我亦闻歌唤奈何。谁唱江南断肠句，青衫白发影婆娑。’春亦得诗而泣。后不知其所终。”

名优名妓嫁富豪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李大娘，一名小大，字宛君。……所居，台榭庭室，极其华丽。侍儿曳罗绮者十余人。置酒高会，则合弹琵琶、筝瑟。或狎客沈云、张卯、张奎数辈，吹洞箫，唱时曲。酒半，打《十番鼓》。……大娘曰：‘世有游闲公子，聪俊儿郎，至吾家者，未有不荡志迷魂、没溺不返者也！然吾亦自逞豪奢，岂效龊龊倚门市娼？与人较钱帛哉！’以此得‘侠妓’声于莫愁桃叶间。后归新安吴天行。天行巨富，资产百万。”

合肥尚书娶名伎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顾媚，字眉生，又名眉。……时人推为南曲第一。家有眉楼绮窗绣帘。……余常戏曰：‘此非眉楼，乃迷楼也！’人遂以迷楼称之。……眉娘甚德余。于桐城方瞿庵堂中，愿登场演剧，为余寿。从此催幢息机，矢脱风尘矣。未几，归合肥龚尚书芝麓。尚书雄豪盖代，视金玉如泥沙粪土。得眉娘佐之，益轻财好客，怜才下士，名誉盛于往时。……岁丁酉，尚书挈夫人重游金陵，寓市隐园中林堂。值夫人生辰，张灯开宴。请召宾客数十百辈。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。酒客丁继

之、张燕筑及二王郎（中翰王式之、水部王烜之桓之）串《王母瑶池宴》。夫人垂珠帘，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。……尚书有《白门柳》传奇，行于世。”○此“南曲”者，乃其所居，而非戏曲也。堂堂尚书娶女伎，甚似荷花出污泥。德艺双馨人人爱，贺寿演戏宴南曲。

弹【别凤离鸾】之曲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顿文，字小文。琵琶顿老孙女也。……学鼓琴，雅歌三叠，清泠泠然，神与之浹。故又字曰‘琴心’云。琴心生于乱世。顿老赖以存活，不能早脱乐籍。……最后，为李姓者挟持，牵连入狱。虽缘情得保，犹守以牛头阿旁也。客有王姓者，挽余居间营救。偕往访之。风鬟雾鬓，憔悴可怜。犹援琴而鼓，弹【别凤离鸾】之曲。如猿吟鹃啼，不忍闻也。”

沙才美艳善度曲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沙才，美而艳，丰而逸，骨体皆媚。天生尤物也。善弈棋、吹箫、度曲。……后携其妹日嫩者，游吴郡，卜居半塘。一时名噪。”

知音识曲合宫商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马娇，字婉容。姿首清丽。濯濯如春月柳，滟滟如出水芙蓉。真不愧‘娇’之一字也！知音识曲，妙合宫商。老技师推为独步。然终以误堕烟花为恨。”

寇湄静美能度曲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寇湄，字白

门。……寇家多佳丽，白门其一也。白门娟娟静美，跌宕风流。能度曲，善画兰。”

金陵名优各争妍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金陵，都会之地，南曲靡丽之乡。纨绔浪子，潇洒词人，往来游戏。马如游龙，车相接也。其间风月楼台，尊罍丝管，以及变童、狎客、杂伎、名优，献媚争妍，络绎奔赴。”○此处南曲非戏曲，而为伎女居住地。

十二楼船载梨园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嘉兴姚壮若，用十二楼船于秦淮。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，百有余人。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，梨园一部。灯火笙歌，为一时之盛事。先是嘉兴沈雨若，费千金定花案。江南绝称之。”○十二楼船泊秦淮，四方举子应邀来。梨园演戏妓侑酒，如此盛事费钱财。

金陵南曲销金窟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曲中狎客，有张卯官笛，张魁官箫，管五官管子，吴章甫弦索，盛仲文打十番鼓，丁继之、张燕筑、沈元甫、王公远、宋维章串戏，柳敬亭说书。或集于二李家，或集于眉楼。每集必费百金。此亦销金之窟也。”○金陵南曲销金窟，吹弹拉唱讲评书。唯有串戏人气旺，每集百金有人出。

举子出场入戏园

清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无锡邹公，